

◇ 闲情偶寄

丙午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疑。正月十二,我去朝天宫看玉兰,那两株守在大雄宝殿旁的白玉兰,大部分都还是毛茸茸的花苞,裹在灰褐色的萼片里,像婴儿紧握的拳头。晨光斜斜地穿过飞檐,在青石板上投下疏朗的影子。我绕着树慢慢地走,仰头看那些花苞——每一个都蓄着力量,却又矜持地不肯张开。仿佛整个春天的秘密都藏在那毛茸茸的外壳之下,只等暖风来开启。

树下已有不少“寻春”的人。最惹眼的是那些穿汉服的年轻人。有个姑娘着一身藕荷色齐胸襦裙,外罩月白大袖衫,

◇ 铭心一刻

小时候,我们村上的燕子很多很多,可惜从未在我家的屋檐下做过巢。看到别人家的屋檐下燕子做了许多巢,常常是羡慕不已。我好奇地问大姐:“阿姐,为什么燕子总是在别人家做巢?”大姐总是笑着宽慰我:“快了,燕子明年会飞到我家来的。”

我盼了一年又一年,直到大姐出嫁,燕子都没有到我家来做巢。大姐就嫁在我们村上。姐夫家的屋檐下,每年春天都有好多燕子,屋前屋后叽叽喳喳地穿梭个不停。燕巢一个接一个。有时我会怨燕子:

头发梳成灵蛇髻,斜插一支翠生生的步摇。她正微微仰头,目光与枝头的花苞相接。摄影师蹲在几步外,“咔嚓”声里,她的侧影与古树、飞檐一同被定格。旁边还有个穿着宫廷红描金刺绣圆领袍的少年,腰间佩着仿古的玉饰,正与同伴讨论哪个角度能拍到斗拱与花枝的重叠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古迹里遇见这样的场景。起初觉得有些突兀——太过鲜亮的衣裳,太过精致的妆容,显得太过刻意,与古建筑的沉稳似乎并不相合。但看得久了,却品出另一种意味来。这些

玉兰消息

年轻的面孔,以这样的方式“进入”历史,让凝固的时间流动起来。他们不是来朝拜的香客,也不是来考证的学者,他们是来“扮演”春天的人——把自己打扮成与花们一样的景,融入这幅持续了数百年的画卷。

一个穿着古装裙的女孩从我身边经过,她用手提着香草色长裙,她的同伴则拎着一包衣服,还举着个反光板。她笑着对同伴说:“去年我们来晚了,花瓣都落了。今年又来早了。”她的头发簪了一个高耸的发髻,额角贴着花钿,是淡淡的金色,随着她的脸庞转动而闪着

又见燕子

为什么看不上我们家,是因为穷,没有食物供养它们吗?

春去秋来,我渐渐地长大了。我家搬去别处,平房翻建了楼房,我成家立业,有了女儿。

有一天,我听到了叽叽喳喳的叫声。抬头一看有两只燕子,在我家屋檐下飞来飞去,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在燕子辛勤的劳作下,巢穴一天天地搭成了。巢里有了小燕子,回到家我抱着女儿,举高她,叫女儿留神听小燕子的叫声,小燕子的啾啾声与婴孩的呀呀学语声,交织在一起,是世间最动人的天籁。

后来燕子每年春天都来我家做巢,直到2003年房子拆迁。

前一阵,我应邀与单位里的张厂夫妻俩,回到他们的故乡安徽宿州,看望张厂的母亲。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春游,看油菜花,饮家酿酒,喝羊肉汤。

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,在他乡,我又见到了久违的燕子在屋檐下飞来飞去,仿佛是特地来为我庆贺的,我的心中涌出满满的喜悦。我特别爱看丰子恺生动精彩的漫画,其中就有翠柳拂面、燕子斜飞的画面,那景象是那樣的和平安逸,充

[南京]周水欣

光。我微笑起来。我们都是“寻春”——我用眼睛和脚步,他们用镜头和装扮。我们都想捕捉那个“恰好”的瞬间,却又明白,寻春的乐趣,不在寻得那个“最盛”的顶点,而在“寻”的过程本身——在那些或早或晚的相遇里,体会时光细微的光彩。

离开时回头望,大雄宝殿的黄色琉璃瓦在春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那两株玉兰静静立着,就在今夜,或是明晨,很快就会有花苞渐次绽开。而花开时“啪”的一声轻响,只有春风听得见。

[苏州]徐建平

满温情。这让我浮想联翩,想象着自己离开城市的喧嚣,回到乡下的平房小院,到地头种种菜,去河边砍柴,闲来听听戏曲,随意唱几句走调的苏州评弹。当然,最欣喜的莫过于看燕子飞来飞去,在屋檐下做巢,看它们养儿育女,传宗接代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 尘世写真

留痕

[武汉]朱辉

某天,手机屏幕上弹出一则提示:朋友点赞过的视频。我很好奇,打开其中一个,二喜赞过的,是一段拉丁舞。三个女孩穿着十分性感,摆腰扭臀,姿态撩人。打开另一位朋友老赵点赞的视频,情况大同小异,几位身着瑜伽裤的性感女子在爬山……

他们手机知识太匮乏,不知道胡乱点赞,他们老婆、儿女说不定都能看到。于是我旁敲侧击,给他们提了个醒。两位顿时臊得不行,脚尖恨不能在地上抠出两室一厅。

我比那老哥俩注重“留痕”可能带来的麻烦,是因为早几年我也是个智能手机菜鸟。有一阵子,大嫂经常问我是否买了车?而且又买了一套房?我斩钉截铁地否认了。过几天,同样的问题,她聊天时冷不丁又问一次。我才知道,她能看到我的朋友圈。好在我朋友圈上都是已经在纸媒发表的文章,我说你看不出都是短篇小说吗,内容都是虚构的,她虽将信将疑也难以反驳。

侄儿辈手机远比我玩得娴熟,但他们社会经验不足。小侄儿大龄未婚,每每问他有没有在谈恋爱?他口风都很紧。好在他的朋友圈暴露了蛛丝马迹,有一阵子,他频频在出租屋里自己做饭,以往可是常年点外卖。餐桌上菜品丰盛,而且老有两套餐具。过了几个月,他做饭次数锐减,餐桌上只有一套餐具……

有了智能手机,工作留痕变得十分容易,不用担心白干了。但稍不留神,自己的生活轨迹也会留痕,须得十分小心,不然,隐私不经意间就暴露了。

